

贞 操

[埃及] 尤·伊德里斯

我相信那个地方的人如今仍然把爱情当作“耻辱”，公开提起它，肯定会感到难堪，他们仍然彼此暗使眼色非难它。你只能在扑朔迷离的眼神中捕捉它；只能在姑娘们那时而泛红、时而变青的脸颊上察觉它；只能在低垂的眼帘上瞧见它。

这个庄园，和其他任何一个庄园一样，并不大：几十间房屋，屋门都向一个宽敞的场院开启着，后墙冲着院外。场院里有块小天地，专门用来举行喜事。宰了的病牛，在拿出去论斤论堆出售前，也挂在那里。庄园里发出的事不多，人人皆知。白昼在旭日东升前就开始，在夕阳西沉后才结束。那里，最佳场所，便是海风习习的场院大门口。大中午，可以在那里美滋滋地睡上一觉，或者玩玩棋子什么的。庄园时发生了什么事，无人不晓得。甚至，在事情发生前，你差不多就能预料到。你能料得到这个正在玩“造房子”的不起眼的小女孩，没过几年就会长大成人。女大十八变，会出落得像别的姑娘似的光彩照人。然后，就会嫁给那群身穿破烂不堪的长袍、像群猴子似的从桥上纵身跳入水中洗澡的皮童中的一个。

偶尔也会发生意外的事情——无法想到的事，就像那天从田野传来的喊声一样。一阵阵莫名其妙的喊声，划破了乡间寥廓的

天穹。那阵阵突如其来的可怕的呼救声，回荡在天空。你并不知道它的来由，可你定会想到，一件可怕的事发生了。此时，你必定会如梦初醒，赶着去营救。要不，至少是去弄清楚事实的真相。

虽然，这次呼喊却不心营救。甚至，当男人们回到庄园，女人们向男人们打听出了什么事时，他们都显得非常窘迫，难以启齿。

他们能说什么呢？难道他们能说发现法蒂玛和贺里卜在玉米地里吗？

他们能说什么呢？法蒂玛又非外人，贺里卜也并不陌生……法蒂玛是法拉基的妹妹，贺里卜是阿卜杜的儿子。所发生的也并不是什么找不着头脑的事。因为庄园小，庄园上的人如同一家人，不但互相了解，而且，每个人都知道他人的隐私。甚至连某个人藏起的一点儿钱，别人也都确切地知道藏钱的数目和地方，以及用什么办法可以把它偷到手。但是，没有一个人会去偷他人的东西。要偷，便偷庄园的财产。就算偷，也不过是摘几两棉花，掰几穗玉米棒子之类的小偷小摸而已；也许有人会乘看青人不防，放干稻田水渠里的水，将鱼捞走，然而不按惯例交给总管一半。

法蒂玛是熟人，她的所有，大伙儿都熟悉。她从来是个规规矩矩、品行端正的姑娘。总之，她是美丽的。或者更贴切地说，她是庄园里最标致的姑娘。这还不算事情的全部。因为，如果把乡间的美貌用白皙皮肤来衡量，那法蒂玛的肤色是浅褐色的。就她本身而言，事情还有其特殊的一面。庄园里没有一个人能晓得，她到底和别的姑娘有什么不同。不错，她的脸颊是红棕色的，非常红润。你会认为，她每天早晨一定要喝点蜂蜜，晚饭要吃些鸡或是鸽子什么的。但是，要是你知道，她吃的不过是奶酪、腌辣椒、大葱、萝卜和炉子里烤熟的小鱼之类的食物，你就会觉得十分吃惊了。她的眼睛大而又明亮，双眸不停地忽闪着，让你感到那是一对闪亮的灯。那是一双你无法注视，甚至无法承受其目光的眼睛，就算是

片刻而已。她的头发乌黑亮泽。她身上那件宽大的黑色长袍也掩饰不住她那隆起的胸脯、纤纤细腰和丰腴的大腿。要是我们光这样描述法蒂玛,那也未必入木三分。她的身材固然窈窕,然而最迷人的还是她那女性的魅力。那是一种生机勃勃、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女性美,一种不知道产生于何处、又隐藏于何处的女性美。她那嫣然一笑,妩媚万分;她拍打女伴的姿势;低头招呼路人帮她把水罐放到头顶上的神韵;甚至吃东西、拿大饼的姿态,都是那样美丽动人。她提起水罐往半张开的嘴里倒水时,水罐倾斜的角度也是那般恰到好处。翠绿色的头巾轻轻地系在头上,略微向右边歪斜着,露出些乌黑亮丽的头发;启唇微笑时,脸颊上忽隐忽现的酒窝,显得那微笑多么甜美。她那不知何落何起、荡漾着女性温柔的笑声恰如其分。每一声清脆的笑声化成的甘露,足以湿润几十个男人的心田。

法蒂玛使男人们动心,或者说得更确实些,她让男人们神不守舍。就算是男孩子们,她也能叫醒他们身上朦胧的男子气概,仿佛她就是为此而来到人间的。当然喽,孩子们还并不知道得这是什么缘故。

所以,作为兄长的法拉基便十分不幸。法拉基是个贫穷的佃农,除了一头牛之外,一无所有。总管只租给他三费丹的土地。他每年都希望再增租半费丹土地,可这愿望总不能成为现实。这个身强力壮的汉子,小腿和别人的大腿一样粗。要是有吃的,一顿饭他能吃掉三张大饼,一口气可以喝尽一罐子水。可他的生活并不舒畅,原因就在于他的妹妹法蒂玛。她和兄嫂在一块生活。法拉基的妻子是个塌鼻子的黄脸婆,但是她心眼不坏。即使如此,她有时仍不禁要提醒丈夫注意:小姑子走路时故意颤动胸脯,眼圈上老是抹着黛眉,还经常拜托上街的人给她捎回口香糖。法拉基是不想瞧他妹妹一眼的。如果,每逢他见到或是听到什么,血就会直往

上涌。然而,他不能责备法蒂玛什么。她的穿着和别的姑娘没什么不同,她们也涂黛眉,也吃口香糖。她从来不出差错,没有什么可挑的。有一次,他听老婆说,法蒂玛的脸颊是用便宜的香烟盒纸抹红的,他使用口水弄湿了缠头布,用劲在妹妹的脸上擦,差点儿把她的脸都擦伤了,缠头巾也没染上红色。她根本没干那种事。那天,他只是用怀疑的目光狠狠地瞪了她几眼,便厉声责备起她来。而法蒂玛呢,并不知道哥哥为何用何种目光看她。她完全懂得什么是羞耻。法拉基总在提醒她。她不干丢脸的事,根本不想干那种事。她宁愿去死,也不干那种事。她总觉得大伙儿宠她,爱护她,而她呢,也只是做了任何一个被宠爱的人该做的事情。她举止大方,天真浪漫,无拘无束。她想乐就乐,想笑就笑,这一切都来自于内心。她知道大伙儿爱她美丽,所以,她便珍惜这种美貌。她从来不散着头发往外跑。就算下地干活,也总要戴上手套。那是她从总管太太乌姆·乔奇那换来的一双袜子,她把它改成手套,戴在手上,怕树枝、荆棘扎破了手。如果她开口说话,也从不说出粗话脏字。大伙儿都是她的熟人,都是她的亲人。他们都宠她,爱她。她也爱他们,他们不乐意看到她的愁眉苦脸,所以,她也从不愁眉不展;他们希望她高高兴兴的,所以,她对他们总是眉开眼笑。她所有的期望,便是让自己的笑声引出大伙儿开怀大笑;以自己的微笑和娇媚博得大伙儿的喜悦。那么哥哥为什么要厉声正色地责备她,恶狠狠地盯着她呢?

其实,法拉基自己也不明白到底为什么。他只知道要对妹妹负责任,对她那引人注目的女性美负责。每一束投向她妹妹的目光,如同刺进他肉体的刺儿,把他扎出血来。他只希望法蒂玛出嫁,嫁得远远的,离开这个庄园,好卸下他肩上的负担。然而,法蒂玛尚未成亲。前来求婚的人寥寥无几,甚至可以说没有人登门提亲。谁想霸占这样的美人儿,准是发疯了!就算娶了她,将如何安

置她呢？庄园上以及周围的人们，娶亲不只是为了在美貌的新娘周围建起高墙，赞赏其美丽的容貌。因为，首先，他们活着不是为了享受，他们仅仅是为了生存下去而活着。他们娶亲，是为了让妻子生儿育女，让儿女帮忙一起干活。因此，一直没有人前来向法蒂玛求爱。

庄园上很多是男人和小伙子。法蒂玛也同别的姑娘一样，和男人们一起下地干活，听到昏礼的祈祷声才收工。她不管走到哪里，都会带来纷纷的议论。因此，法拉基总是惴着心。为此，他对人们笑脸相迎，也不管男人们是否愿意，和他们追逐戏耍，把他们的头挟在腋下，叫他们丢弃假正经；他从女人们头顶上抢走篮子，即便是对最守旧的女人，他也同样做。女人跑着，他笑着，她们倒也不生气。他所到之处，总是一片欢声笑语。每到庄园上有人办喜事时，他总是把胡子剃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系上一条细布头巾，穿上一件洁白的长袍，前去参加婚礼。他为新郎跳舞，给新娘献礼，也不会多了给总管、帐房和庄园里的乡亲们送点东西。这些东西，是他将仓库里偷来的棉花或装车时揩油得来的一口袋粮食卖掉后买的。他潇洒大方。他以男子汉的气魅和他的善良，赢得了大家欢喜。虽然他妹妹的魅力和美貌让大家六神无主、心猿意马，在庄园里掀起了轩然大波，法拉基却以他的和蔼可亲和朗朗笑声稳住了他们。所以，当法蒂玛经过男人们的面前时，他们都垂下了目光。如果有人受不了而为之叹惜，旁边的人就会给他一拳。

就这样，法蒂玛就像一只熟透了的禁果，谁也不去碰她，谁也不让别人去碰她一下。人们打心眼里为之叹息。每当她走过时，男人们，甚至老头都会不由自主地颤栗不已。但是，法拉基就在那边。他那朗朗的笑声从远处传来，在耳边回荡，使你想起他就在身边，使你感觉到“情不自禁地颤栗不已”是可耻的。接着，你就恢复

了理智,不是回家去休息,便是踱着方步到小店去喝茶。

今天,人们却在玉米地里看见她和贺里卜在一起!

事实上,不止是今天,平常她也常和男人们在一起。有时在玉米地里,有时在马厩后面,有时在打谷机下面。大家看到了,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所以,以往的日子证实了,那只不过都是些飞短流长。只要法蒂玛一经过,谣言就像飞虫一般紧紧尾随着她,四下传播开来。实际上,庄园里的人都不坏,也并非小人。他们都很善良,懂得像爱护自己那样去爱护别人。就连他们养的鹅也都很温顺,一点也不凶。清晨,一群群鹅“嘎……嘎……”地欢快地叫着,从各自的家中走出来,到打谷场附近聚集,然后浩浩荡荡向河边走去。它们一起戏水,玩耍,教小鹅泅水。夕阳西下,上百只鹅又一齐返回庄园,进了场院大门,各自回家。偶尔会有一只鹅犯了迷糊,跟着邻居的鹅群走错了家门,不过很快你就会听到邻居前来叩门,把迷途的鹅抱来还给你,这时,可能你自己还没来得及发现它丢失了呢!

法蒂玛的美貌,让庄园上的人都为之倾倒,同时也十分珍惜。每逢庄上办喜事,人们对法蒂玛的关注往往超出了对新娘的关心。恐怕这就是庄上的人们为她担心的原因。他们怕她有朝一日会出丑。他们好像不相信,像她这样一位美人儿会没有风流韵事。也正是由于他们过分担心,于是,便确信有一个人会和法蒂玛干出不体面的事,这个人就是贺里卜。贺里卜是阿卜杜的儿子。阿卜杜虽然年迈,但庄园里没有一个人叫他一声“老伯”的。他心胸狭窄,脾气古怪,爱喝淡咖啡,嚼大烟。他说话一向刻薄,连总管都怕他三分,对他敬而远之。他一生对谁都不说一句好听的话。但是,只要庄园上遇到什么祸事,他的能耐便显露出来了。那时,他就像一只不祥的老鸱,抓着长袍的后襟,站在水渠边骂骂咧咧,唾沫星四溅,把全庄的人都骂得狗血喷头,似乎他们就是祸根。好在人们对

他的谩骂和古怪脾气并不计较。大家都知道他心地是好的,只是脾气古怪罢了。

对于他的儿子贺里卜,庄园里的人,不管男女都对他没有好感。他旁若无人,目空一切,寡廉鲜耻。人们之所以讨厌他,是因为他喜欢调戏妇女。更可恶的是,他总是能让女人们着迷。在这方面,他连自己亲属的家小也不放过,更不用说左邻右舍的妻女了。虽说其父相貌丑陋,可是他却长得颇为英俊。浅褐色的脸庞,让人百看不厌。他话虽不多,但却善于辞令。他那童声刚消、浑厚、悦耳的嗓音,就像初悟人事的少年一般。他不像大多数农家子弟那样显得笨拙,而是个颇为自信、聪明机警的青年。他的穿着总是干干净净的,头上总是戴着一顶白色小毡帽,帽子下耷拉着一绺卷发。他像机器人似的整天不停地干活,嘴里哼着小曲、情歌。他有一套茶具,常请人来喝茶。夜里,他不喜欢在家里过夜,而是喜欢躺在庄园堆得高高的暖烘烘的草垛上睡觉。他躺在草垛上,一边抚摩着自己的胸膛和大腿,一边和一起过夜的们伴们谈论女人。他们对女人的事知道的很少,但他却十分在行。这方面,他不知羞耻,肆无忌惮。他看女人时,先是看她的大腿,直到看得对方手足无措。因为,他的目光中往往不由自主地显露出一种嘲讽和似笑非笑的神态。当他把这种目光射向某个女人时,那女人便觉得他看透了自己的心事。要是当时她正好有什么邪念——往往如此——便立刻会惴惴不安起来,好像觉得他已经把自己剥得赤身裸体似的。其时,她想把自己掩盖得更严实些,也就越发显得急促不安。女人越是局促不安,便上了他的陷阱,他也就越发得意,那大胆、讥讽的目光也更为逼人,最终跌进他圈套的女人也越来越多。

贺里卜身上肯定有一种与众不同之处,不是十足的男子气概,便是别的什么。反正庄园上的女人只要一看到他干活时的身影,或是他那条腰带,就好像瞥见了一个一丝不挂的男人,会立刻感到

呼吸急促起来。他对女人并没耍什么手腕，一切都是正当合法的。庄上有人举行婚礼时，他站到女人堆里，她们便呆若木鸡，愣愣地站在他眼前；磨面时，他灵敏地接过女人手中的篮子，帮她们捣捣臼。即便是有病的女人，他也不放过讨好的机会。要不是害怕总管艾布·乔奇的子弹，他一定会夤夜造访乌姆·乔奇太太了。倘若人们到阿卜杜跟前去告他儿子的状，他会气急败坏地冲着他们叫喊：

“你们把他领走吧！不关我的事，你们爱拿他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一般说来，人们也不会拿贺里卜怎么着的。因为，别看他个子不高，可历得像匹马。他能一只手拿起水车上铁制的齿轮，另一只手扯断一个人的脖子，眼睛里依然闪炫着同样讥讽的神情。

他是庄上最富有男子汉气概的青年，而法蒂玛是最具有女性魅力的少女。因此，流言飞语就自然而然地把他俩拉扯在一起了。然而，他们两人却格格不入，老是离得远远的。法蒂玛因为他一向寡廉鲜耻、目中无人而躲着他；他呢，也因害怕她而避着她。尽管他与总管家的女仆，同几个孩子的母亲、寡妇谢菲娅都搅得很熟，但法蒂玛就是法蒂玛，她和她们不能相提并论。全部的女人是一类，而法蒂玛又是另一类。

贺里卜有时也对和他一起躺在草坪上睡觉的小伙子们夸口说，法蒂玛爱他，常委托人带话给他。可谎言一出口，他时常首先对自己生起气来。他像一匹野马似的一边在地里干活，一边雄姿勃勃地用他那锐利的目光注视着女人，她们便纷纷拜倒在他脚下。无论是在喜庆筵上，还是在集市上，他都成了女人们不胜爱慕的人物。但是，在法蒂玛面前，他却一筹莫展，无能为力。法蒂玛呢，也对他望而生畏，避而远之。就连向她问个好，他的心也不免跳个不停，而她的回答却有气无力，模模糊糊。她怕他，是害怕出丑，他怕

她 是因为对她束手无策。而庄园上的人 ,却不管三七二十一 ,总把他们俩聊扯一块去。法拉基呢 ,也尽力讨好贺里卜 ,以其友爱遮人耳目 ,同时掩饰内心极大的恐慌。这一切都是在暗中进行的。表面上 ,这方圆不大的庄园就像一个大家庭 ,人们相互知根知底。阿卜杜家就在法拉基家右边第三间 ,即便丢失鹅只的事 ,也很少发生。

可是 ,大伙儿常常推测会发生某件事。这事一定会发生的。比如 ,深夜听到一声枪响 ,人们全都吓醒 ;或是从田野里传来“在玉米地里抓住她和贺里卜了”的叫嚷声。

果然出事了……

奇怪的是 ,对于发生的事 ,人们没有感到奇怪 ,也没有出来责备。大伙全都信以为真。那是逃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的事。至于孩子们——他们也有自己的天地 ,也有对大人的一套看法和议论——也认为法蒂玛迟早会出事。那是长辈们告诉他们不得逾越的雷池。法蒂玛丢人现眼了。

那天 ,人们打老远瞅见法拉基从地里回来 ,他敞着怀 ,光着头 ,生平第一次没缠头巾 ,裤子上染了许多泥巴。他脸色蜡黄 ,两眼充血 ,髭须颤动着。当人们从老远看见他这副样子走来时 ,全部退避到马厩的墙后去了。他们似乎本能地意识到 ,他已经大祸临头。他踉踉跄跄地跨进庄园大门后 ,人们远远地跟在他身后 ,沉默不语地看着他径直走进自己的家门。一进门 ,他就训斥起儿子来。他儿子那时正在敲打一只锈迹斑的洋铁罐。随后 ,他声色俱厉地叫老婆把水烟筒拿来 ,他接过烟筒 ,狠狠地抽了一口。然后 ,从口中吐出一口浓烟 ,这烟好似是从炉膛里点烧的湿柴火中冒出来的。

乡亲们慢慢走进法拉基的家。孩子们也壮着胆走了过去 ,但他们不敢进屋 ,只是站在门外怯生生地向里张望。屋里并没有发生什么吓人的事。法拉基脸色蜡黄 ,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 ,一边添

烟一边抽着。四周的人都默默无言,不知说什么好。当有人忐忑不安,觉得良心上过意不去,想说上几句,延缓一下紧张的气氛时,法拉基便把水烟杆交给他,让他抽上两口,而不让他吭声。这种场合,沉默为佳。法拉基害怕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担心了半辈子的这一天。来到了……他日夜焦急害怕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想到这,血一下涌上脑子。以前,每日他看到妹妹的身体在单薄宽大的黑色长袍下摆动,或是瞧见从她衣服窟窿里露出的肌肤时,每当看到她绽开笑脸,开口说话,或者吃东西时,他便会突然闷闷不乐,感到心里憋得透不过气来。那时,他不是恶狠狠地瞪她几眼,就是放声大笑一声,从那笑声中,你不难听出他内心的惶恐。他担心迟早要出事的。他常常暗自思索:一旦发生悖逆天意的事,该怎么办?

每当想到这些,他便毛发直竖,又瞪起眼睛看着法蒂玛,那眼神真能把她打入七层地狱。这不,事情已经发生。现在该拿出作兄长的气势,把她和贺里卜杀了。杀死法蒂玛?亲手杀死自己一手抚养大的亲妹妹?!记得母亲咽气前曾对他说:“孩子,我把法蒂玛交给你了。”母亲逝世时,妹妹还年小。杀死贺里卜!杀死这个他过去经常保护、款待、拥抱的贺里卜!杀死这个一直害怕会背叛他,现在已经背叛了他的狗东西!……

是啊,现在不需要说话,需要流血。千万不能让他俩的罪孽把自己折磨得透不过气来。他想毁掉他俩,毁掉自己,毁掉他的妻子和儿女。但必须拿到证据,在抓起刀子之前,先把烟抽完,静一静,等一等。不得轻率从事!这主意是残酷无情的,别指望他们能躲得了。法拉基是庄园上的人。人们以为,庄园上的人和村庄上的人不同。前者责怪后者在品行问题上姑息迁就。可是,他要让大伙瞧瞧,庄园上的人也是有基础的,他们誓与耻辱不共戴天。

不一会,法蒂玛从远处向庄园走来。身旁围着一群穿黑袍、系

黑头巾的女人,宛如一片乌云向庄园压了过来。她们身后飞起一片尘土。

孩子们跑着迎上前去。法蒂玛夹在她们之间,脸色惨白。她那浅褐色的脸颊,有生以来第一次变得如此苍白,失去了往日的妩媚。她同居丧妇那样系着黑头巾,神情呆然,宛如死人,或者行将就木的人一般。

快到庄园时,那群妇女骚动起来。她们像男人们那样,七嘴八舌高声讨论开了。一部分人要把法蒂玛关到帐房家去;另一部分人要把她送到她哥哥家。双方喋喋不休。最后,还是把她带进坐落在庄园一角的帐房家中。孩子们则等待在门外。

至于贺里卜,都说他逃到别处躲藏起来了,可能不会再回来。

没有一个人明确地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庄园里的气氛骤然间变得混浊,谁也弄不清真相。男人们全都默不作声。女人们一迭连声地咒骂贺里卜,她们急切地祈求安拉让他得一场不治的暴病。然而,女人们的尖叫辱骂无济无事,丝毫未能驱散覆盖着庄园的让人窒息的沉闷,就连狗吠声都停止了。

在帐房家中,女人们把法蒂玛围得水泄不通。连珠炮似的问题向她抛了过去。当然啦,在发问以前,她们就打定主意不去相信她说的每一句话。

法蒂玛说她去地里给哥哥送饭,经过玉米地的水沟时,冷不防贺里卜钻了出来。他想抓住她的手,把她拉过去。她不肯,就叫喊起来。法蒂玛精神恍惚地讲完,就不出声了。女人们催她再往下讲。她又说,人们听见她的叫喊声,跑了过来,贺里卜就逃之夭夭了。但是,她们还不满足,想挖出更多的话来。法蒂玛说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女人们摇摇头,挖空心思地揣测这只被贺里卜抓住的手的故事。这时,她们头脑发热,迫切地想知道已经发生的事,并要证实那桩事。法蒂玛越是不说,她的脸越是苍白失色,周围的

气氛越是紧张激烈。甚至那些远离法蒂玛和女人堆、围坐在法拉基旁边的男人,也好像受了某种无声的感染。就连一位好心人也那样说:“看在真主的分上,大伙儿忍耐点……不出事儿是不可能的。”

逐渐地,人们曾尽力想秘而不宣的事披露了。好像事已定局,大伙早有思想准备,料想到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假如说,一个男人,任何一个男人和法蒂玛单独接触,后果会是严重的。那么,如果和法蒂玛单独接触的是贺里卜,你会会如何呢?谁会替法蒂玛着想,考虑她的意愿,估计她可能作出的反抗呢?如果她只身一人遇到贺里卜,那一切就全明白了。现在,关键在于得到证实。即便是看出大伙儿心事的法拉基,也想知道个究竟。他不是为了知道结局,而是为了证实法蒂玛的确不再是他的妹妹,他能够为所欲为、随意处置她了。

说来也奇怪,遇到这类事,女人们通常比男人更大胆。因此,她们七嘴八舌的揣测很快传到了法拉基的妻子那儿。她走出家门,边走边哭哭啼啼地替法蒂玛开脱。当她听见女人们非难法蒂玛时,气得脸色发白,两只鼻孔不停地颤动,两眼挤出几滴泪水,少得比没有熟的柠檬挤出来的汁儿还可怜。她向她们嚷嚷着:“这样的事,不可能发生。以古兰经起誓,他没有碰她。”可是,女人们对她说,瞧她这样害怕,肯定是出事了。血一下子涌上法蒂玛的脸颊,她说不出话来。她以为——人们也都向她表示——自己不知道什么叫羞耻。

这件事如果是发生在村子里,那家里人会想尽办法为自己的女儿遮掩。然而,事情偏偏发生在庄园里。大伙儿知根知底,就不必隐瞒了。所以,庄园中老老少少全都知道法蒂玛出事了。反正她早晚是要出事的。法蒂玛一阵晕眩,人们把水洒到她的脸上,拿葱给她闻。一连串的发问搞得她头晕目眩。她觉得自己被指控干

了最丢脸的事。她曾经是众人宠爱的美女。现在,全庄园的人居然当着她哥哥和亲人的面,肆无忌惮地议论她。就是这些人,曾经是那么宠她,爱她,也让她那样地热爱过。

她央求女人们大发慈悲,可怜可怜她。

女人们安静下来了。一双双坚定无疑而又忧心忡忡的眼睛,无精打采地看着她。

法蒂玛神情呆板,面无血色,说:“随你们怎么办吧!”

闷头大口大口吸着烟的法拉基,这时也觉得头晕目眩,他耷拉下脑袋,用手支撑着额头。如果不因为他是男人,人们会把他当成一个悲伤欲绝的寡妇呢。

庄园里只有侍候过人的邵比哈懂得这种事。其实,她并不是专门服侍人的,她家有一台陈旧的手摇式缝纫机,她用它给男男女女缝制衣裳。她已经是徐娘半老了。仍然白皙的脸上,一副和蔼可亲的慈母相。可是,当她一开口说话,那声调就把她慈祥的外表下隐藏着的東西暴露无遗。接着,你就会感到她是个不正派的女人,靠她的那群男男女女谋生。你当然就不会去依赖她了。

当法蒂玛表示“随便你们怎么办吧”时,女人们应当请邵比哈出面。可是,她们犹豫不决,拿不准主意。因为,她们要知道事情的真相。是的,邵比哈明白这类事,她肯定什么都会清楚的。但是,她可能不说实话。她在大家儿,甚至孩子们眼里,是一个不规矩的女人。没错,她是庄园里唯一的女裁缝,为大伙儿裁制衣服。可是,就算人们看到你到她家去量体裁衣,也会对这事感到形态可疑。因为,大家都清楚,邵比哈是不惜以她自身和她的家作遮护,让一对对男女在堂而皇之的理由下约会。但是,谁也没有亲眼见过。也许这是事实,也许这仅仅是谣传而已。不过,邵比哈值得可疑,这是无可置疑的。她可能知道真相而不说,也可能说出来的与事实正好相反。

法拉基的老婆说：“只能求乌姆·乔奇太太了。”

女人们立刻表示赞同。乌姆·乔奇太太是庄园上唯一言称太太的女人，也是唯一明白事理的妇人。她是镇上的人。凡在庄户人家不懂的事情，镇上的人都懂。

孩子们拥拥挤挤地跟在女人们后边。人们离开帐房的家，径自朝总管家走去。她们绕过摆放在路上的一堆堆泥土和草垛，为法蒂玛痛心之余却又兴致勃勃地要去找总管太太查个水落石出。虽是白天，太阳却已离开地面不高了。法蒂玛走在队伍中间，神情依然呆滞，两眼直勾勾的宛如盲人一般。她的心沉到了海底，每挪动一步，它都好似被踩踏一下。随之，也践踏着她那处女的羞愧和孩提时一切甜美的回忆。那时，她常常在吉日良辰放声歌唱，幻想着自己的婚事、新郎的赠礼、染指甲的夜晚……那时，人们像等待女王那样，祈盼着她走出家门。今天，他们也在等待着她，几百双眼睛看着她。几百双，不是几千双眼睛。整个世界都张着眼睛瞅着她。不仅是盯着她，而且是无所顾虑地、粗野地注视着她那最不为人看的地方。她一步一个踉跄，一步一滴血，含垢忍辱地走着，谁也不会怜惜她。

她的女友海克迈特想把她的头巾往下拉拉，好遮住她的脸，但是她干脆一把扯下头巾，露出脸。她已经赤身裸体，盖住脸又有何用！

这群女人虽然忧愁，但又热烈地叽叽喳喳，指手画脚。跟随她们的是一群孩子和几只饿狗。人群过后，飞起一片尘土，冲散了白色的鹅群，惊跑了鸟雀和鸽子。人们直径向总管家走去。

* * *

此刻，看守打谷场的杜嘉木大叔又在那里嘟吸开了。人们对他的唠叨早已习以为常，因此谁也不去听他的。他是庄园里唯一的上埃及人。从他到庄上的那天起，就看守打谷场，如今虽已年过

七旬,仍旧干着这个劳动。他的大脑袋上长着一个花白头发,脸庞黑黝粗犷,时常龇牙咧嘴。他那灰白的髭须有如狗髭似的,又长又浓密。脸上流着汗水,使得黝黑的脸闪闪发光,仿佛流下来的不是汗,而是油。他平时并不嘟哝,只有当有人走近打谷场时,才像狗似的,唠叨个没完。可谁也搞不清楚他究竟在嘟哝些什么。他已经在庄园生活了三十年,可是,他谁也不认识,也不习惯和别人来往。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而他呢,谁的名字也称不上来。要是有人远远地路过打谷场,他不会与他打招呼;要是有人走近打谷场,他便冲着他嘟哝起来,直至那人走远为止。

杜嘉木大叔不停地唠叨着。这次是冲着贺里卜的。贺里卜逃跑后又兜了回来。他躲在打谷场的玉米堆里,就近窥视庄园的动静,探听他那卑鄙的行径酿成的恶果。他那棕色的脸阴沉沉的,头上那顶小毡帽下,不再显出一绺卷发。他惊恐万状,后悔莫及。好像昏睡了几年后刚刚苏醒过来似的。他领悟到自己寡廉鲜耻、目空一切,开始明白引诱女人是最下贱的,没有比这更无耻的了!他瞧见法蒂玛被挤在人群里,朝总管家走去,他的脸更加阴沉害怕,便费尽往玉米堆里钻,不忍心再瞧下去。

以前,他越怕法蒂玛,越看见不着她,就越想她,越想她,她便离他越远,使他可望而不可及。他并不想对她坏,并不想从她身上获得什么。他只是盼望有那么一次,向她问声好。她呢,用那种听起来像是回答一个陌生人的口吻来回答他,他也就满足了。可是,她没有这样做。他曾经以能得到众多女人的青睐而感到安慰,即便如此,他还是想听到法蒂玛对他讲一句话,或是瞧他一眼,哪怕是隔着头,或者从头顶沉甸甸的篮子下看他一眼。他的这种欲望越来越强。法蒂玛常头顶篮子,到地里给哥哥送早饭,贺里卜已经不止一次在路上等待她了。法蒂玛身穿黑色长袍,头上顶着篮子,好似戴了顶宽檐帽。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香气,弥漫着树木、田野、

青草和小溪,好似惠风节阵阵轻风送来的沁人心脾的清香。已经不止一次,他等着她,瞧着她,而她却看不到他,他也怕她瞧见自己。然而,这次他却祈盼着她看到自己,第一次盼着与她会面,而且还是装出邂逅巧遇的样子,好实现他那梦寐以求、使他坐卧不安的夙愿。对一个不是你母亲,又非你亲姐妹的姑娘说声:“你好,法蒂玛”,那是一件耻辱,因为她得含羞作答,而你的母亲或亲姐妹是不会这样做的。

但是,她一看到他从玉米地里钻出来,便惊呆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像看到他赤身裸体、刚出娘胎一样,又仿佛看到玉米地里出了件丑事似的。这种丑事,法拉基早就用眼神告诉过她,早就烙印她的脑海里了。蓦地,篮子从她头顶上掉落下来,她高声喊叫起来。顿时,天旋地转,只见他撇开两腿,一阵风似地跑得无影无踪。

* * *

出乎大家意料,乌姆·乔奇太太在胸口写着十字,表示非常遗憾,并愿尽全力弄清楚真相,她还以耶稣基督的名义发誓,要她丈夫把贺里卜关押起来,让警官把他系在马尾巴上拖,把他捆绑在电线杆上示众。乌姆·乔奇太太和蔼可亲、相信天主,待人彬彬有礼是出了名的,就连不清楚其真名实姓的人也知道这些。每星期天早晨,她都催赶丈夫艾布·乔奇总管陪她到临近镇上的教堂里去做礼拜,虽然总管颇有怨言。因为,每星期六晚上,他都要到邻村小酒店里痛喝一番葡萄酒。乌姆·乔奇太太身材矮小,面容苍白,头发已经花白,下巴中央绣着三颗吉祥痣。她记得法蒂玛,也听到别人谈过她。她对法蒂玛的花容月貌赞不绝口,不仅如此,她还时常请人叫法蒂玛来帮她制作点心。因为艾布·乔奇乐意品尝这种早点。偶尔,她把法蒂玛接来,只是想同她聊聊天,从那张巧嘴里得知庄园上女人们的状况。她自己是不能随意和她们交往的。要不

是年龄相差太大，她一定会成为法蒂玛的朋友。

当法蒂玛并没有应邀，也非出于心愿，趑趄趑趄地朝总管家里走去时，她感到自愧难当。她简直不敢相信，她的贞操将在乌姆·乔奇太太面前暴露无遗。就是这位太太，昨天用一种特别的方法亲吻了她，并对她说，要不是宗教信仰不同，她一定会把她许配给那个在布海拉省当会计的弟弟的。

法蒂玛在门前站立不动，女人们毫不留情地推了她一把，头巾从她头上跌落下来。乌姆·乔奇太太把丈夫赶出家门，随即关上大门，锁上房门，关好玻璃窗，拉上百叶窗。法蒂玛出于本能的羞愧反抗着。但是，好几个女人涌上前，把她强行按在床上。一个拴住她的双手，另外两个分别抓住她的两条腿。许多根青筋暴突、有的还带着木露罕干汁的粗手，一齐伸了过来。几十双眼睛，凶神恶煞的目光，寻找着，探视着，虽然并不知道究竟要找什么。乌姆·乔奇太太惊恐不安，倒好似她是受检查者，而不是检查别人似的。她一边吆喝女人，一边安慰法蒂玛，可是，全然无济于事，徒功无益。紧攥、挣脱、压抑的叫喊、令人毛骨悚然的低语、斯待的沉闷，覆盖着内室，弥漫到整个房屋，扩散到大门外，散布在整个庄园，甚至整个世界。到处一片宁静、鸦雀无声。围坐在法拉基身旁的人，分散在场院里、机器旁、田野上的人，全都注视着总管家的动静。

万籁俱寂。只有杜嘉木大叔仍在嘟嘟啾啾。除了一个人，谁也没去注意他。谁呢？贺里卜的父亲阿卜杜。此时他正提着长袍后襟，朝打谷场走去。他要找个人，即便是杜嘉木大叔这样的人也好。他想找他说说话，骂一顿法蒂玛，骂一顿他的儿子与乡亲们，以解除心头的郁闷。

突然，从总管家的内室里传也一阵“噜噜噜”的欢呼声。紧接着，整个住宅里的人都欢叫开了，欢叫声传到门外，几十条嘴巴动弹起来：“真主保佑，完好无缺，完好无缺，贞操没问题！”